

To some readers of this book, the Talmud represents little more than a famous Jewish book. But people want to know about a book that, they are told, defines Judaism. Everyman's Talmud is the right place to begin not only to learn about Judaism in general but to meet the substance of the Talmud in particular.... In time to come, Cohen's book will find its companion — though I do not anticipate it will ever require a successor for what it accomplishes with elegance and intelligence: a systematic theology of the Talmud's Judaism.



傅有德 主编
汉译犹太文化名著丛书

〔美〕亚伯拉罕·柯恩 著
盖逊 译

大众塔木德

山东大学出版社

Everyman's
Talmud

山
东
大
学
出
版
社

大众塔木德

[美] 亚伯拉罕·柯恩 著
盖逊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众塔木德/亚伯拉罕·柯恩著；盖逊译．—2版．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2（2006.9重印）

（汉译犹太文化名著丛书/傅有德主编）

书名原文：Everyman's Talmud

ISBN 7-5607-1872-8

I. 大…

II. ①亚…②盖…

III. 犹太教-教义-通俗读物

IV. B98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9575 号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250100)

经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

规格：850×1068 毫米 (1/32)

印张：16.5 插页：2

字数：430 千

版次：2006 年 9 月第 2 版第 3 次印刷

印数：5001—6500 册

定价：32.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汉译犹太文化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问：

季羨林

海姆·马克比

主编：

傅有德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晋生

叶奕良

刘杰

牟文华

李秋零

汪建

宋运郊

张立伟

赵敦华

袁晖

黄福武

盖逊

傅永军

傅有德

谭鑫田

“汉译犹太文化名著丛书”

总序

犹太民族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伟大成员之一。她创造了以《圣经》和《塔木德》为代表的灿烂辉煌的希伯来文化,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大师、科学巨匠、政界名流和工商业巨子,为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犹太民族之有今天,实可谓不易。公元 70 年,耶路撒冷的圣殿被罗马军队付之一炬,从而翻开了犹太历史上漫长而充满辛酸和血泪的篇章。亡国之民被迫流落他乡,以求在异国的土地上谋得一块可供容身的生存空间。然而,除了仰仗个别国度的“宽容大度”而一度有过的“顺境”以外,他们大都长期处于孤立无助的逆境之中。尤其是在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由于宗教习俗、民族意识、生活方式诸方面的与众不同,犹太人为基督徒所难容。结果,反犹太主义大行其道,这些“上帝的选民”受尽了宗教迫害、种族歧视、人格污辱和人身侵害等种种苦难,而发生在本世纪 40 年代的纳粹大屠杀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绝人寰的一幕。然而,身处逆境乃至绝境的犹太人并没有被灭绝,反而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帜下,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于 1948 年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人间奇迹。犹太民族所表现出的顽强生命力、坚定



的民族意识和强大的凝聚力是世所罕见的。

我国的现代文明建设除了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遗产以外,还需广泛借鉴和吸收包括犹太文明在内的其他各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由于种种原因,对犹太民族及其文化的研究在我国长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与其实际价值和为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颇不相称。近几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中以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人们已经认识到认真研究这个伟大而奇特的民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正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我们组织翻译了这套丛书。

所谓了解和研究一个民族,最主要的莫过于把握其民族精神。犹太民族的精神寓于其文明的各个方面,尤其寓于其宗教和哲学中。因此,翻译犹太教和犹太哲学方面的著作就自然成为我们的首要任务。当然,我们也考虑到了犹太历史、政治、风俗习惯诸方面,但由于丛书的规模所限,这方面的内容就相对少了一些。

此外,我们还注意了如下几点:

首先,选择的宗教著作乃是学者们关于犹太教的论著,而不是犹太教的原典——《圣经·旧约》和《塔木德》。因为《圣经》在国内已有几种版本;《塔木德》规模宏大,难以为本丛书所容纳,况且此典内容极其庞杂,语言难点甚多,翻译工作颇为繁杂。

第二,我们认为,犹太学者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理解往往比外族学者更为准确和深邃,其著作更具权威性。因此,所选译作的原作者皆为犹太著名学者。或许个别作者由于难以避免的民族性而在观点上有失之偏颇之处,但这种情况毕竟是少见的。

第三,虽然犹太研究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迫切需要一般知识性的著作,但我们还是考虑到了必要的学术性。选择的著作都是已在西方产生过重大影响,且能够代表某一领域的学术水平的优秀力作,因而具有较大的权威性。在这方面,英国伦敦利奥·拜克学院(Leo Baeck College)的图书馆馆长、著名学者海姆·马克

比(Hyam Maccoby)曾给予了直接的指导。

英国利奥·拜克学院的院长约拿单·玛格内特(Jonathan Magonet)博士赞赏和支持编译这套丛书的计划,并为之付出了不少的精力;这家学院和阿时当勋爵慈善信托部(Lord Ashdown Charitable Trust)还提供了部分出版资助;北京大学季羨林教授同意担任丛书顾问,为之增色不少;各卷书的译者克服种种困难,为保证作品的质量倾注了大量心血;山东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也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并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傅有德

1995年12月于山东大学

犹太文化研究所

译者序

《塔木德》(Talmud)一书对于犹太民族来说是继希伯莱《圣经》(Hebrew Scripture)之后最重要的一部典籍。它内容庞杂,卷帙浩繁,头绪纷纭,大至律法、宗教、伦理、民俗、医学、迷信,小到饮食、起居、洗浴、着衣、睡眠、乃至便溺无所不包,其性质如何很难一言以蔽之。简单说来,在公元 70 年犹太民族的圣殿被毁、国家沦亡前后 600 多年间,一代又一代犹太先哲们为了使犹太人在流落他乡,面对强大的异族影响和迫害的形势下保持其特有的民族品性,持续不懈地向其人民宣讲、传授、阐释《托拉》(Torah),即《圣经·旧约》,以图使他们不至忘记了“上帝的律法”。这些先哲们通过口头所讲述的内容汇编成集后便构成了广泛意义上的《塔木德》。《塔木德》一书分为两部分:《密西拿》(Mishnah)和《革马拉》(Gemara)。前者由拉比犹大·哈拿西(Judah Ha-Nassi),即犹太王子(Judah the Prince)于公元 3 世纪汇编成书,共计 6 卷 63 篇,主要内容是拉比和犹太民族的先哲们对希伯莱《圣经》的律法所作的讲解和阐释;后者是其后的学者们对前者进行的评述和讨论,汇集成书于《密西拿》出现之后 300 年左右;两者共同构成了所谓的口传《托拉》(Oral Torah),以别于摩西在西奈山由上帝亲授的《托



拉》(Mosaic Torah)。从狭义上讲,《塔木德》这一称谓则只指《革马拉》这一部分,《革马拉》又可分为两大体系:巴比伦《塔木德》和巴勒斯坦《塔木德》。它们是不同的拉比和犹太学者在巴比伦和巴勒斯坦各自主持的学园里分别完成的。这两者所依本的《密西拿》都是相同的,但两种《革马拉》无论在体例、章目和内容上都有所不同,人们习称的《塔木德》一般是指巴比伦《塔木德》。关于《塔木德》及其相关的内容和史料,本书的“导论”部分都有详尽的论述。

本书《大众塔木德》,顾名思义,乃是大众化了的《塔木德》。无论从语言还是内容上看,普通的大众并不是都有能力和耐心去阅读《塔木德》原典,即使去阅读,多数人恐怕也往往是读不出很多的要领和旨趣。正因为如此,本书的作者亚伯拉罕·柯恩(Abraham Cohen)在对卷帙浩繁、内容博杂的《塔木德》全面检阅、精心去取的基础上把其中的要旨通过清晰条理的纲目和通俗平实的语言展示了出来,从而使任何对《塔木德》和犹太教(Judaism)怀有兴味的读者从中都可以了解到《塔木德》所关心和讨论的问题。作者“序言”中提到他的“目的是提供《塔木德》关于宗教、道德、民俗以及司法诸方面教义的一个概要”,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亚伯拉罕·柯恩把取自于《塔木德》的引文恰如其分地融入到自己的叙述之中从而使读者极大程度地领略到了《塔木德》原典的韵味,同时他又通过建立起自己叙述纲目的方式,使原本杂乱零散的素材变成了一本条理系统的专著,从而把诸如上帝论、上帝与宇宙、人的教义、启示、社会生活、道德生活、肉体生活、民俗、法学、来世这些犹太教中的重要主题清晰而又可靠地呈现给了读者。雅各布·纽斯奈尔(Jacob Neusner)在本书的“前言”中对《大众塔木德》一书作了独到且极具权威的评价,这也为读者阅读和把握《大众塔木德》提供了颇有见地的向导。

作为本书的译者,我想就涉及本书的翻译作几点说明。

首先是关于书名中 Talmud 一词的翻译。这个希伯来词本义

为“教导”(instruction)。这部典籍所包含的内容前面已经提到了,几乎是无所不有。有些学者将其译为《犹太教法典》,从其内容上看它并不严格地符合“法典”一词所指示的含义,因此本书没有采用这一译名,而直接使用了《塔木德》这一音译,这也是目前较通行的译法。另一个重要的名称是 Torah,这个希伯来词其本意为“教诲,指导”(teaching, direction),常常被不太准确地译为“律法”(law),在犹太教文献中,它有时指《圣经·旧约》的前五章,即所谓的《摩西五经》(Pentateuch 或 Five Books of Moses),而有时则指全部的《旧约圣经》,因此,在本书中也直接将其译为《托拉》。

其次是关于书中《圣经》引文的翻译处理。犹太先哲们在对《圣经》进行诠释和评述的过程中大量地引述了其中的文句,因此,本书在引用《塔木德》的章节时也就很自然地出现了难以计数的《圣经》经文。对这些经文的汉译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以下两种处理方法:一是沿用现已存在的《圣经》汉译,所采用的《圣经》汉译版本分别是 1988 年由中国基督教协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印行的繁体字竖排本“上帝版”《新旧约全书》和 1994 年由中国基督教协会印行的简化字横排本现代标点“神版”《新旧约全书》。译文对这两种版本互相参校,择善而从。二是对部分经文进行了重译。在《圣经》的某些文段中要么某些词语具特殊的意蕴,要么拉比们赋予了它们一些特殊的意蕴,而某些犹太先哲们对这些特殊的意蕴又进行了相当丰富,有时甚至是缺乏节制的发挥。这些词语在本书的某些特定文段中是非常重要的,而现存的汉译本《圣经》有时要么没有译出,要么译得不甚恰当。对这样的文句,译者都进行了重译,但由于希伯来语、英语和汉语三种语言的介入,有的重译也不能尽如人意,这也是译事中令人很无奈的事。凡重译的文句,均在译文中以“新译”的字样标出,供读者参校。

原书中的脚注原则上都照原文译出,只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极个别的注在译成原文后成为不必要,对这样的脚注则删而未



译。如本书 171 页所引的《圣经》经文“耶和華的话是炼净的”，在原书中这句话的英文是“The word of the Lord is tried”。针对“tried”一词的脚注说：“这个词希伯莱原文的意思是‘炼净的’(refined)。”而汉译本《圣经》对这个词的翻译正是“炼净的”，因此，这一脚注便成为不必，故删而未译。另外，在《塔木德》的个别段落中拉比们利用希伯莱语所特有的读音和字形创造了一些类似文字游戏的東西。这类文字几乎是不能用另一种语言再现的。由希伯莱语进入英语后已经有了相当的隔阂，而再转译成汉语后不仅没有提供任何原作者所希望的助益，倒是徒增了额外的莫名其妙。对个别这类的脚注也删而未存，好在总共删去的这两类脚注只占极少数。

另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塔木德》目前尚无汉语译本，其各卷、各篇的名称也就没有可以普遍接受的通译。因此，为慎重起见，书中所引《塔木德》原文的出处均保留了其英文版中的原样而未译成汉语，这虽是权宜之计，但对通晓英文而又有兴趣去作进一步探究的读者或许提供了一个直接参阅原典的线索。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译者的美国朋友亚当·柯恩(Adam Cohen)先生、爱德华·卡利利(Edward Khalily)先生和余虹(Sharon Yu)女士为我提供了不少极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山东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的傅有德教授对书中涉及到的许多专业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诸多的帮助，并不辞辛劳地通读校订了全部译稿，这些都是译者应该深深感谢的。

盖 逊

1997 年 11 月 22 日于青州

前言

对本书的一些读者来说，《塔木德》(Talmud)无非是一部颇具名气的犹太著作。然而，大众希望对一本据说阐述了犹太教的书籍有所了解。从柯恩的《大众塔木德》(Everyman's Talmud)读起，无论对于一般地了解犹太教，还是对于具体把握《塔木德》的实质内容都是非常合适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在犹太教，或者说《托拉》(Torah)所包容的一切关于神学、法律以及司法程序等重大问题上《塔木德》是怎样说的。

但是人们希望了解《塔木德》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它是人类文明中伟大的经典著作之一——历久不衰，影响巨大，益人心智。与《圣经》(Bible)，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可兰经》(Koran)，以及为数极少的著作一道，《塔木德》在人类历史最具成功的作品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些著作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具有一经问世便会在此后悠长的岁月中让人关注，催人响应的力量。譬如，穆斯林信徒是把《可兰经》作为真主的话来接受的，这同基督徒把《圣经》以及虔诚的犹太教徒把《托拉》——包括希伯来《圣经》(Hebrew Scripture)，或者说《旧约全书》(Old Testament)，以及主要保存在《塔木德》中的口头传说——作为上帝的话来接



受是一样的。《塔木德》把道德与心智上的操守传给了已记不清多少代的民众，从而使一代代的以色列人规范于一种单一的理念模式之中——一种人性获得高度纯化的模式。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作为按上帝的样子、照上帝的形象而存在的人在《托拉》看来意味着什么。

在人类所创造的这些伟大的传世经典之中，《塔木德》，正如伟大的印度经典《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一样，具有与众不同的特色，因为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部书，而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传统，在一个时代接一个时代的历程中成为人们持续关注关注的焦点。信奉印度教的人类学家威廉·萨克斯（William Saxe）指出：“《摩诃婆罗多》……并不是一本书，而是一部口传的史诗……一部比书更丰富的传说……它不仅是一部书，而且是一种政治模式，一本枕边的故事，一部舞蹈的传说，一出洋洋大观的戏剧，并且远远不止如此。”《塔木德》也是一样，与其说它是一部书，还不如说它是一项精神上的千秋大业。

然而，如果只着眼于结构特点，我们却看不出一部处于流动状态的文献。《塔木德》包括了一套富有哲理的法典《密西拿》以及对《密西拿》所进行的涉猎广泛的分析和评论。在心灵的探索方面它虽然雄心勃勃，其阐述却很经济，并不冗长啰嗦，自始至终有几个问题被不断提起。这就是这部文献的简要描述。

但是，这样的定义并没有抓住这部文献的关键以及使之具有开放特点的东西：它乃是一部每一代人都可以使之有所增益的著作。《塔木德》是开放的，它邀请你参加到它的讨论之中去。《塔木德》的主要特色就是它的论辩性，它的反反复复的争辩。当你一旦有了一个命题，而且还具备了某种理由的时候，你就可以对这一理由予以估价、评判，或者依据一个更为充分的理由和更为合理的论证，提出另一个相反的命题。因为《塔木德》涉及的范围面面俱到，这表示着它的构建者们乃是希望我们参与进去。而

我们也确实参与了进去。这也就是为什么无数代寻求知识的犹太人在对《塔木德》的研究中找到了美好生活的内容：《塔木德》研究塑造着求知犹太人的视点，使他（她）们得以用一种理性和合理的方式去看待众多的事物。

《塔木德》对《密西拿》的分析是通过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的辩证式的探寻来进行的，从而便产生出了各种命题和各种相反的论证。通过更深入地阅读，便会发现《塔木德》所展示给我们的并不是已经完成的定论，而是对于一个论题的某些要点所提出的一些心得。这些心得使我们可以对争论的事由和问题以及对提出的事实和对这些事实的利用进行重新的构建，其结果就是当我们把握了这份文献的时候，我们同时置身于它的规则之中，加入了它的论证之内。邀请读者参与其作者的文献是不多见的，而获得如此成功的却一部也没有。

这是因为，在《塔木德》于纪元 600 年左右正式完成之后的许多个世纪中，它成了犹太教独一无二的权威著作，神学的源泉，律法的根本，这律法规范着上帝所至爱的圣洁以色列人的信仰和社团的，无论他们身居何方。许多世纪的评注、响应和立法使得《塔木德》丰富了起来，它是犹太教社团实际事务的规范。然而，由于它所具有的作为供分析论辩之用的文本这一特殊的性质，《塔木德》更深入地塑就了那些掌握了它思维方式的人们的心智，并且，由于它所具有的深刻的情感，这一文献进而赋予了与它的教诲心心相印的人一种心灵完善和个人责任方面的品性，一种对言与行含义的同等关注。所以，《塔木德》学问方面的大师，作为其本土范畴意义上的圣哲门徒，为时至今日的虔诚的犹太教徒所阐明了什么是道德的生活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因为它具有把形式和结构传播给圣洁的以色列人的力量，同时也因为它能够为那些渴望成为以色列人，即上帝所选的子民的人们界定一种美好、神圣的生活方式，所以在那个其编纂者们把它交付



给的变幻纷纭的世界里，《塔木德》获得了圆满的成功。在这一点上，没有几本著作可以与之匹敌。


这一文献对今天的犹太人来说已经很难进入，除了那些精于《塔木德》研究的人们。由此我们知道犹太人已经在多大程度上与他们的财富失去了联系。而横在《塔木德》与今天的大众——《塔木德》的作者们在遥远的过去正是要对他们讲话——之间的鸿沟也就说明了柯恩为自己规定的任务：至少是要展示出这部文献之中的一些素材。对我本人来说，这本书已经达到了它的目的，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乐于把它，以及它的主旨介绍给新的读者。因为柯恩的《大众塔木德》是我读到的第一本关于这一主题的书——事实上，我是从这本书的题目上才第一次看到《塔木德》这个名称，并且才得知有这样一个东西存在。1949年这本书在美国刚刚出版，而当时我还是一个改良教派的犹太孩子，正在康涅狄格州西哈福特的一所高中读书，虽然对于与犹太人有关的一切都兴味十足，但是却对某一事物可能会对另一事物产生更深远的影响这一点既没有看透的本领也缺乏任何的见解。我从柯恩的著作中所了解到的就是世界上有一本昭示高尚教海的“书”，并且有一天我也要去更多地了解一下这本“书”。对于入门者来说，柯恩的伟大之处是他告诉了我们关于《塔木德》的唯一最重要的东西，也就是《塔木德》所阐述的内容。并且他对于什么东西重要把握得相当准确。确实，他的方法也有其困难之处。如果你浏览一下这本书的目录，你会发现没有一个题目与《塔木德》的目录相吻合，因为《塔木德》的目录是依据卷、篇和章来显示的。而且，因为这些目录所遵循的纲目是有序并且是按主题布局的——这个主题，那个主题，其他主题——这样，我们就看到在柯恩笔下的《塔木德》与原典《塔木德》之间存在着一个断层。

不过，首先我们还是着重看一看柯恩给了我们些什么。当人们在这一领域进行了60年的持续研究之后，柯恩的许多成就让

今天的读者感到多少有些初级性质，这让人觉得更有理由对柯恩所从事的工作表示钦佩。要欣赏亚伯拉罕·柯恩在这部把《塔木德》介绍到英语之中的开创性经典中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必须扪心自问在当时要从事这一工作面临着什么样的障碍。他必须要克服巨大的障碍，这是毫无疑问的。当时是1931年，《塔木德》尚未译成英语，赫伯特·但比（Herbert Danby）所从事的把《密西拿》译成另一种文字的杰出贡献尚未完成；桑西诺（Soncino）的译文还是后来的事（柯恩将在这一项目中担任主要的角色）。还没有任何人把古代的《米德拉西》汇编翻译出来。

大众要么了解到《塔木德》是特别、隐秘、狭隘的，要么就是这样来看待它。专家们与普通大众持有同样的观点。后者认为这份文献神秘，难以进入，费解，晦涩难懂。对它有所了解的人既不与他人分享其知识，也不会想到《塔木德》在他们的圈子之外还有意义。他们把它视为一种封闭的文献，只对那些能利用它的威严却不愿分享它的智慧和力量的内行人敞开。翻译被认为是不体面的工作。罗得岛普罗维登斯当地的一位颇为自负的拉比曾告诉过我本人说任何需要借助于翻译的人也许根本无法知道原文要说些什么。无论怎么说，当柯恩致力于他的著作时，对《塔木德》的翻译还仍然被视为既不可能，又不值得。今天《塔木德》的任何一卷都有了五六种英译本，同时还有法译本、西班牙译本、德译本、俄译本以及现代希伯来语译本，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去想象一个翻译被认为无什学术价值的世界是十分困难的。

当时对《塔木德》的研究集中在其字句的含义上面，诠释的工夫掩盖了对意义和价值观念问题的探究。文献中的专门词汇致使它的特色和意蕴含混不清，这样，即使当学者们用英语写文章时，他们所表述的东西也不得要领。在犹太人的高等教育圈子中，人们所追求的是一种学术上的规范，其目的是要培养出杰出的、精通律法及其哲学的大师；诠释这项工作所要解决的问题就



是对某一语境内的律法条文的某一细节参照另一语境内另一律法条文的细节进行阐释，总是以期获得更深刻的原理和更清晰的微言大意。要进入这样一个圈子，便要求人们赞同它的学术规范，这些规范也明确指出了这部宗教经典的价值所在。这样的结果就是，许多《塔木德》本来可以与之交流的圈子几乎不能理喻它的要旨和意蕴。这并不是一个普及方面的问题，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学问研究就是如此：关于这部浩繁、古老而又影响深远的著作我们想知道些什么，以及我们为什么想知道这些？毫无疑问，柯恩本人必须回答这些问题。

6

如果柯恩在涉及这部文献的特征方面寻求引导，他手头就有斯特拉克 (Strack) 的《塔木德与米德拉西入门》(Introduction to Talmud and Midrash)，这部著作对涉及版本和翻译的知识进行了收集和编排，并试图弄清楚文献中所提到的权威们所盛极一时的年代。如果柯恩需要一种神学描述的模式，他可以在谢西特 (Schechter) 的《拉比神学面面观》(Some Aspects of Rabbinic Theology) 一书的概括描述中找到。这本书融合了漫长岁月中的一些说教，对谁持有什么观点，或不同的观点又是如何共同构成了一种前后一致的陈述这一点却没有给予明确的提示。希克特并未试图去为他所描述的讨论定位，也未试图去提示一种观点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下具有意义，或者讲述者是针对什么样的问题在阐述自己的立场。如果设想一下在全然不知美国的内战已经到了第四个血腥年头的情况下要试图去理解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 (Gettysburg Address)，那么，你就会感受到问题何在了：整个背景不见了，无论是文献上的、政治上的，还是神学上的；我们看到了对一些观点的解释，但是却没有赖以去理喻它们的手段，无论是在它们的背景下，还是在我们的背景下。

缺少一部可靠的《塔木德》译文，缺少一部对《塔木德》在其时其地以及历史长河中所要表达的思想的准确而又富有学术价